

張奕善著

東南亞史研究論集

台灣學書局印行



張奕善著

東南亞史研究論集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東南亞史研究論集 全一冊

著者：張 炎 善

出版者：臺 灣 學 生 書 局

本書局登：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一〇〇號
記證字號

發行人：馮 愛 羣

發行所：臺 灣 學 生 書 局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

郵政劃撥帳 尾二四六六號
電話：一四 一〇九七

定價 精裝新台幣 平裝新台幣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十月 再版

東南亞史研究論集序

張子奕善，潛心乙部之書，尤萃力於東南亞史。近輯其研究東南亞史實之論文五篇，並殿以譯稿四篇，彙爲一編，題曰「東南亞史研究論集」，囑序於予。予於東南亞史事，未嘗致力，實不足以序此書。顧奕善曾從予遊，而其人天性純厚，篤於舊誼，必欲予以數語，冠於編前，俾資紀念。予不能辭也，爰序其端曰：

東南亞諸國，與我國唇齒相依。自趙宋以來，國人旅居南洋者日衆，故國際關係尤密。且自二次大戰後，各國政情益勞；以是東南亞史之研究，尤爲當務之急。然從事此業者，雖不乏人；而或限於資料，或礙於語言，故出版之書刊雖豐，而待究之問題彌多。奕善自髫齡卽僑寓馬來，既通當地語文，復執教於南洋大學有年，故於星馬之珍祕文獻，所獲獨夥。益以臺灣大學及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所藏之豐富資料，奕善得盡觀之；宜其所爲論著，咸能發人所未發也。

本集所收論文五篇，或探明代對於南海之政略，或稽明代派赴南海之使節；或闡僑居東南亞華人使當地工商經濟繁榮之因，及二次大戰後，與大陸淪陷後東南亞僑民之情況；或述清末外人招募華工時，應募華人被奴役凌辱之慘狀。凡此，匪但有益於史學，亦且有助於時政。至於詳考抗日期間，特遣隊在馬來亞之活動，尤能探蹟索隱，而發潛德之幽光。至於譯稿四篇，亦皆重要文獻，此不具述。

奕善治學，昕夕不倦。每寤寐中得一新義，輒披衣驟起，振筆疾書。其勤如此，故其業也精。此編而外，著述尚多。方當強仕之年，其成就已如此；他日造詣之深，殆未可量也。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雙十節屈萬里序於臺北

傳 序

民國四十六年秋，余始授隋唐五代史於台大歷史系。馬來西亞僑生張君奕善，從余問學，於隋唐時代南方諸國如林邑、赤土、真臘、扶南之屬，時相論難，余甚訝其精勤。由是過從日密，親如家人，不覺已二十年矣。張君畢業後，入研究所深造，繼而執教於台大，現任歷史系教授，主講東南亞洲史，勤奮一如往昔。日前張君以其近數年所著論文五篇及譯述四篇，集爲一書，名曰「東南亞史研究論集」，問序於余。以余與張君之親近，豈容推辭！

自秦於百越置郡，兩漢踵之，中國與東南亞諸國亦即南洋地區之交通，日趨繁密。隋滅林邑，通赤土；唐時王玄策大破中天竺，南海諸國，咸慕德威。至明代，成祖置交趾布政使司，三寶太監下「西洋」，國人之遠赴南洋者日衆，若干英雄志士，紛紛據地稱王，爲海外扶餘。其後荷、英諸帝國主義東來，夷南洋爲殖民地，終無以摧毀國人在南洋之基業。至今寄寓南洋之華僑，已達二千萬矣。其創業之艱難，遭際之悲慘，愛國之熱忱，與夫對國家之供

獻，有非筆墨所能形容者。所可怪者，國人對我同胞艱苦經營之海外天地，竟多視同化外，漠不相關。而我國學者對南洋地區之研究，其成果反遠出日、英、荷諸國學者之下，誠可歎也。

張君專究東南亞史，二十年如一日，已有此方面之專書及譯述四種，其成就不讓外人。今新著行將問世，倘此書能引起國人對南洋之興趣，作廣泛而深入之研究，進而促進華僑與祖國經濟及文化之交流，加強華僑對祖國之向心力，是不特張君之榮幸，亦我國家莫大之益也。

六十五年十月傅樂成序於台北

自 敘

這本冊子顧名思義的取其名為「東南亞史研究論集」，其中收集了五個論著與四篇譯述的一個附錄。內容為近古中國與南海的政治外交關係以及東南亞華僑的若干問題，凡此均曾經是發表過的舊作。以其具存一貫性，不妨加以集輯成冊。除了對東南亞史教學作為輔助教材，提供學生課外閱讀之外，也抱着拋磚引玉的心理，以期求得這方面研究的先進與方家大力的指引。

如所週知，東南亞與中國的歷史淵源悠長。文獻足徵的，中國與越族的戰爭可溯及秦始皇時代；海航的關係可上推漢武帝之際。政治上，中國與越南分分合合的歷史發展過程，越南成了東南亞唯一的「中國化」國家；海航開展了唐宋元時際的南海（東、西洋）國際貿易，更為現代的華僑南渡，在概念上先期鋪下了路子。今日的東南亞在中、印兩大古國的交互影響下，人種上匯成「複性的社會」，文化層面上累積了「多元」的屬性。過去的殖民主義列

強只作過單面的，或法國式漢學部分的「南洋研究」，日本則別存野心而後來瞞上作全面的，研究，以故一旦發動南太平洋戰爭，不出三月就囊括當時整個的南洋。戰後，日本軍閥的崩潰，歐美的勢力退出；然而，東南亞的新興國家則內部政、經、社會、文教問題重重，迄未休止。有關研究方面，例如法國前在河內所設立的遠東博物院，兵燹之餘，猶待大力恢復；安哥窟、波羅浮屠這些代表東南亞文化的結晶，是否再能掀起當日殖民主義者所作文化探尋與復興的熱潮，確屬令人滋疑。戰前國人在「南洋研究」方面，由北平的何海鳴時代以迄上海暨南大學，至新加坡南洋學會的創立，歷盡滄桑。戰後，這方面研究剩存的人物寥寥可數，至尚可確知的，滯留大陸的向達，流寓新加坡的許雲樵，已垂垂云老矣！台灣得到日本人撤走時留存當年總督府與帝國大學的南洋研究圖書資料，如今分別庋藏在台北中央圖書館分館及台灣大學文學院聯合圖書館中；由於學術方針與倚重的偏向，迄未有過對「東南亞研究」的整體計劃出現過，而華僑問題原屬南洋研究的一環，十數年前鄭彥棻先生主持僑政時作過編印一系列的各地區華僑志、教育、經濟等工作，然學術的份量並不重；比及鄭氏調職以後，連這種作為也付諸闕如了。海島屬性的台灣，對東南亞諸島國研究冷漠，以視日本雖一度為東南亞各國的公敵，而今依然活躍如昔，不免有所慨嘆！

筆者在台大歷史系濫竽東南亞史教學十易寒暑，由于出生與長大的背景是東南亞的馬來國度，從小就與異族比鄰而居；對於複性社會與多元文化多有接觸，又時得華僑先賢賜知典故與叢談，耳染目濡之下，對南洋歷史的興趣油然而生。「明代中國與馬來亞的關係」一文是正式的撰述，由大部頭的「明實錄」之中擷取相關資料比對「馬來紀年」的記錄，輔以

有關中、西文獻而成；嗣後於教學之餘繼續作明帝國南海政治外交這方面的探討，摭拾所及的華僑事跡資料，接着譜成有關移民、華工的撰述。惟是頗感內疚的，莫過於第二次世戰期間，中國特遣隊派赴馬來亞敵後活動的龍組，其副區長莊惠泉上校，托人交來盟軍一三六部隊，中國龍組的珍貴資料，雖已輯成專文，却限于才力之不逮，未克把這一樁中華男兒揚威國外，蜚聲東南亞的英雄事跡鞭辟入裏的鋪述。至於平日撰寫之外，年來所譯述若干有關東南亞研究的英文著述，不過希冀從歐美學者的作品中來瞭解他們研究東南亞史所抱持的立場，與國人所持的觀點作一較量，俾得求出一個持平的論點而已。

筆者資質愚騫，加以在南洋所受基層教育的濫闕，如今唯知勤奮自勵以補萬一；讀者倘使體會到這本冊子撰述時的心境，即足堪告慰！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屈翼鵬所長，一直是筆者崇敬的師表，不惜百忙中撥冗爲此冊子作序；而傅秀實師於學術工作、道德人格上諸多策勵，使頹喪之際不敢貿然自棄，且慨允寫序。兩位師長均是由衷欽佩的人物，謹此致萬分的感戴。至于筆者長年疊月得以放手廣事閱讀與弄筆，了無內顧之憂，內人玉琦持家井然有序，實有以致之。學生書局張經理洪瑜先生熱心玉成付梓及出版事宜，一併在此感激莫銘！

臺大史學第七研究室

六十五年十一月

東南亞史研究論集

目 錄

錄 目

屈序.....	一
傳序.....	一
自敘.....	一
明帝國與南海政略	
——公元一三六八年至一四二四年——.....	一
明帝國南海外交使節考.....	一一三
東南亞華人移民之研究.....	一三三

清末從華南出口前往秘魯、古巴與東南亞英、荷屬領的華工.....	二九七
二次大戰期間中國特遣隊在馬來亞的敵後活動（一九四二—四五）.....	三七一

附錄：譯述

一、明代中國移民和東南亞同化的關係（Tan Yeok Seong）.....	四六一
二、華民護衛司與三合會（C. S. Wong）.....	四七三
三、辛亥革命與緬甸華僑（Chen Yi-Hien）.....	四九七
四、一則馬來西亞華人由赤貧到巨富的故事（C. S. Wong）.....	五一五

明帝國與南海政略

——公元一三六八年至一四二四年——

一、前言

中國歷史的發展到遼、金、元之際，是一個大變動的階段。這一段時期，民族鬭爭劇烈，漢族居於劣勢。朱元璋扭轉逆運而建立明朝，在民族鬭爭的里程碑上，顯示了漢族反敗為勝的一個標誌，實質上是鬭爭過程之中，典章制度有與無和制度優劣比較的結果。很不幸的，明朝最終也難免淪亡於異族滿人的手中。夾在前後兩個異族朝代之中的明朝，在民族鬭爭史上無疑的是一個頗為特殊的王朝。一般治史者咸認為中國自有信史以來，要以元代為最無制度，立法和行政極多變動的一朝，因此，明朝上承法紀蕩然的蒙元，其開國制度與治權，必須確立在一個遠大的構想上，難怪太祖終其生饅饅過慮。（註一）歷史上同是平民革命成功

的人物爲劉邦與朱元璋，又同是一代開國君王，但他們的人生際遇上便有很大的差距，陳于陞論之曰：

太祖雖得天下易於漢高，而經理太平之業凡百倍，有三焉：其一，漢高不數年而卒；太祖三十年纖悉備具，無以加矣！其二，漢高雖承秦火，大抵因襲秦弊；太祖掃胡元而復帝王之制。其三，高祖猶有諸臣，太祖無輔相，作自聖心神畫者獨多也。（註二）

陳于陞的評述，倘使配合太祖同時代的人物宋濂或謝鐸的觀點來印證，更能深入而且具體，如宋濂的說法：

帝有度越前聖六事：功高萬古也、得國之正也、獨稟全智也、敬天勤民也、家法之嚴也、兵政有統也。（註三）

至於謝鐸的論點則謂：

我朝度越歷代五事：一、攘克夷狄以收復諸夏。二、肇基南服而統一天下。三、威加勝國而鋒刃不交。四、躬自創業而臨馭最久。五、申明祖訓而家法最嚴。

明史太祖贊曰：「乘時應運，豪傑景從，戡亂摧強，十五載而成帝業。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漢之後所未有也。懲元政廢弛，治尚嚴峻而能禮致耆儒，考禮定樂，昭揭經義，尊崇正學，加恩勝國。澄清吏治，修人紀，崇風教，正後宮名義。內治肅清，禁宦豎不得干政，五府六部官職相維，置衛屯田，衣食俱足。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太祖實身兼之。」（註五）可說是的當之論。

本文以太祖至成祖在位的時期（公元一三六八年至一四二四年）爲主。這兩位君王的共

同點，都是開疆闢土的英雄氣魄人物。前者肇建有明一代的大帝國不在話下，垂統二百多年；後者的宏猷，則一平安南、五征北漠、六下西洋，功業彪炳。北漠的軍事洵且親歷戎行，以至死於榆木川行營。尤有進者，成祖在其父皇手創的既定疆域之外，更擴大大帝國的版圖與聲威。永樂年間鄭和下西洋，揚威海疆與南荒，隨着踵臨的萬國咸賓氣象，盛況誠然超越前者，以至當時中國與南海之間的關係，發展到了顛峯狀態。在中國歷史上不但空前，而且絕後。

南海，是「南洋」的古地名。王肅的「四海通考」以爲：「中國在何時始知有南海，則不可得知，而禹貢之所謂南海者，仍屬一懸而未決之問題耳！及秦始皇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墻賈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史記始皇本紀），中國疆域始實達於南海矣！」（註六）漢代劉熙的釋名（註七）一書，即援引此意。晉、唐以來史乘更不絕書。南海，所指的地域爲今日中國南海，其南部、西部等地。南海諸蕃國即此地帶諸小國。南海在明代時隱有東西洋之分野，作爲界標的地點頗有數種說法，然而都欠缺嚴謹的態度。如馬歡紀行詩云：「婆羅，又名文萊。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註九）張燮的東西洋考所載文萊，其文類同明史。（註一〇）文萊即今婆羅乃（*Brunei*）。作爲東西洋分界的，無論爪哇或文萊，都位於中國南海的底部。這種地域的觀念，馮承鈞認爲元代以前就存在了，到了明代更爲盛行。不過他說的界標地點更爲廣泛，如：

今之所謂南洋，包括明代之東西洋而言。東西洋之稱，似首見島夷志略著錄；然至明代始盛行。大致以馬來半島與蘇門答刺以西；質言之：今之印度洋爲西洋，以東爲東

洋。昔日大食人亦以此兩地爲印度與中國之分界。然在元以前則概名之曰南海或西南海。

(註一一)

按島夷志略一書的作者爲汪大淵，其人在元至正時，常附海舶浮海，越數十國。(註一二)元至正年間係元順帝的第三個年號(元統、至元、至正)，從公元一三四一年至一三六七年。王庸以洛克希氏(Rockhill)懷疑四庫提要之說不確，而考知該書撰於至正九年(公元一三三九年)後。(註一三)該書列舉島夷地志凡九十九條，但書法並未依循由中國出航的路線向東或向西的地理位置排列，因此難免前後倒置之弊。書中的地志有十一條涉及「東洋」或「西洋」的字彙。(註一四)隱以今日的爪哇和蘇門答刺南部的舊港爲界標，由此而東爲東洋，由此而西爲西洋。如就該書的觀點而論：爪哇和蘇門答刺的水域想是當日東西洋航路的分歧處。倘所推得宜，則爪、蘇之間的水域便爲着眼點。揆諸南海古代諸島國，爪、蘇之間的巽他海峽(Sunda Strait)，在南海的歷史發展中，自古便是一條重要的水道。是爪、蘇兩海島國家所爭欲控制的。(註一五)籠統的區分：今日的東南亞，大部分概括在東洋的範圍，至於印度乃至鄭和寶船所及的紅海、東非，均屬於所謂西洋的範圍。

朱元璋雖建國號大明，大軍仍被使令南征北討，連年戰火不息，直至遼東於洪武二十年(公元一三八七年)歸附，全國才宣告統一，朱元璋大一統的事業始告成。

但凡中國統於一家一姓以後，歷代的王朝均順理成章的擁有許多藩屬。因此，明帝國自不例外。當時東面的是高麗，東南的是日本、琉球；西南有安南、占城、眞臘、暹羅及南洋群島諸國。極西的爲印度半島的所謂西洋藩國。

新君擇日昭告天地，正其帝位以後，使臣便被遣四出宣佈新朝建立。

本文即就洪武、永樂的時期內，兩位君王對南海藩國所體現的態度，構成的政略，在他們們相似點：待藩國以誠；歧異處：一消極、保守，另一積極、主動爭取而加以研討。至於史家認為明初盛事的鄭和下西洋事跡，確屬中南關係的一個重要環節；不過，其實質却是執行成祖的政略，績效卓著而已。只因中國本位立場的大漢主義渲染過甚，幾乎掩蓋了當時中國的對外精神，本文力加避免贅述。史家力倡鄭和下西洋後造成經濟繁榮，而着眼則落在前世所希的宮廷把玩之物或寶貨，無裨於國計、民生，此則頗有商榷之餘地。

二、明以前中國的南海知識

(一) 兩漢、晉、隋之際

自古以來，中國受限於地理上的間隔，便有禹貢五服之說。所謂甸、侯、賓、要、荒的分野，就是華夷的地理間隔，遠近差距的區別。中華民族的活動，從古開始便存在着深刻的地域觀念，相沿既久，自然深入腦識中。宋亡於蒙古民族，非漢族的統治，地域、人種互異的感覺便容易迸發出來，匯成巨流，於是產生民族主義的革命。

朱元璋以一介布衣，崛起於淮泗，血戰十數載，斤斤以驅逐韃子，光復漢族衣冠、制度，重播華風為職志。（註一六）無疑的，他是一名強烈的民族主義者。夷夏之防，濃厚的排外意識，終生不稍變異。